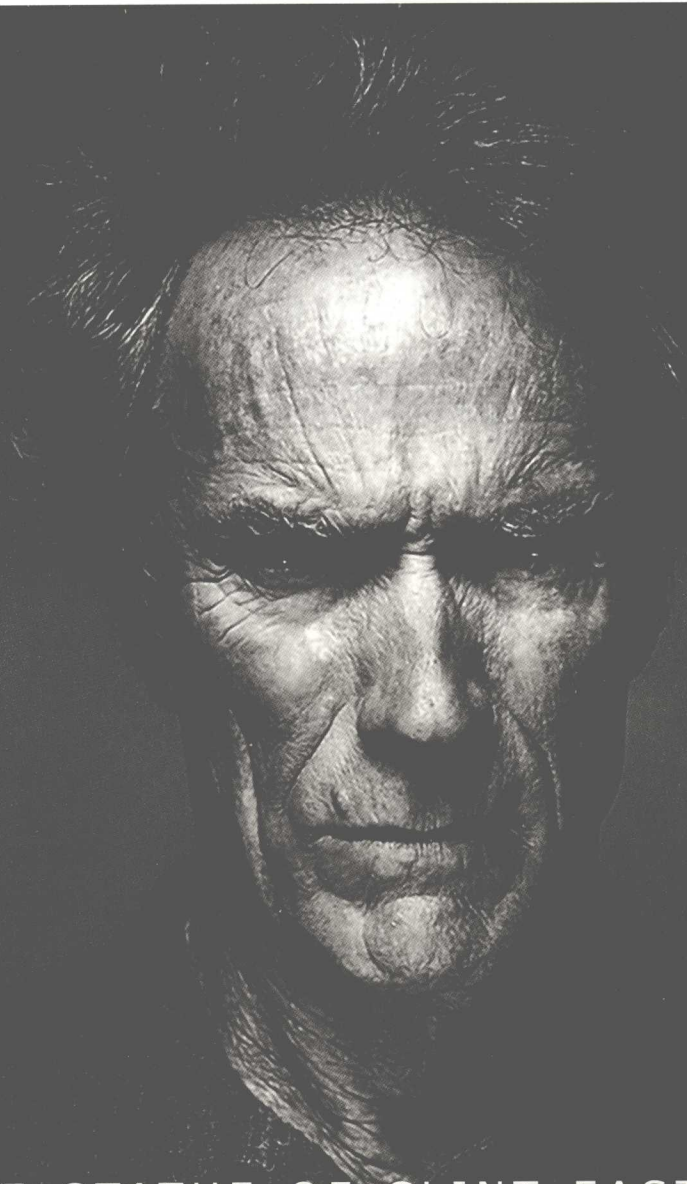


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蒋一谈 著

作家出版社



THE STATUE OF CLINT EASTWOOD

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蒋一谈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斯特伍德的雕像/蒋一谈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6

ISBN 978 - 7 - 5063 - 4756 - 3

I. 伊… II. 蒋…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1654 号

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作者: 蒋一谈

责任编辑: 广 心

装帧设计: 钟 鸣

插图绘制: 赵维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 × 208

字数: 120 千

印张: 7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756 - 3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蒋一谈（1969 --）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资深出版人。读图时代公司创始人。

自序：第三个家庭

我已有两个家庭。

一个是老婆和女儿，

一个是我创办的读图时代公司。

2009年1月26日，旧历大年初一，

我突然又想创建自己的第三个家庭：

小说里的主人公是这个家庭里的成员，

小说里的场景是这个家庭墙壁上的画面。

其实我在1993年就有了这样的梦想。

那一年，我铁了心从出版社辞职，

唯一的本钱就是青春的身体和对文学的热爱！

写吧！写吧！不问结果，写吧！写吧！

《北京情人》、《女人俱乐部》、《方壶》。

三个长篇。1994年同时出版。那年我25岁。

25岁的我又有了成为出版商的机遇。

人生就是一场场选择啊！

我选择了出版，至今已15年。

没什么好后悔的！

如果不把写作笔记整理出来，

这和动物生个死胎有什么区别？

“你写吧！就按你的方式写！没问题！”

这是好哥们邱华栋对我说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信心和鼓励的！

四十岁的我又想上路了。

《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悲伤尽头是温柔》、

《枪里枪外》、《鲁迅的胡子》、《旗袍上的苏菲·玛索》、

《老土匪回忆录》、《火烧牡丹亭》、

《女人胃》、《图武士》、《野兔恋上床》、

《二泉不映月》、《谋生的孩子》……

我把几大本写作笔记当成一把枪，

我只把枪对准我自己！

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目 录

自序：第三个家庭

1	枯树会说话
25	教堂
39	公羊
81	坐禅入门
91	两公分
105	熊猫来敲门
135	微笑
149	兄弟约定
173	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枯树会说话



这条狗的超强记忆超出了我的想象。

离家门口还有一百多米的时候它就疯狂地朝我跑来。我以为是条疯狗，拉着怀孕的媳妇进了街边的一家茶馆。

“大春，你回来啦！”说话的是茶馆老板娘六安嫂。

“六安嫂，你好，媳妇生孩子，我工作忙，送回家让我妈照顾照顾。”我说。

“北京好吧？”她说，递给我一碗茶。

“在北京除了钱不够用，啥都好！”我说。

六安嫂又歪着头看我媳妇的肚子，问：“八九个月了吧？”

我媳妇腼腆地点点头，接着叫了一声，藏在我身后。

这条狗正一伸一缩着长舌头看着我。“去！去！”我朝它摆手，忽然认出这是我中学同学黑头养的狗。还是那个模样。短毛，圆脑袋，两眼上方各长有一圈小黄毛。“黑头养的狗。”我小声说了一声，它一声不吭，怯怯地垂着脖子走过来，用鼻子闻我的脚和腿，尾巴轻摇着，我试着摸摸它的头，它微微扬起嘴巴，眼皮颤颤的，尾巴开始快速地左右摆动。

“黑头死了，”六安嫂叹口气说，又赶忙捂住嘴，在地上

放了一碗茶，“铁蛋，喝吧。”铁蛋低下头喝起来。

“啥时候死的？”我一惊。

“快两年了。”六安嫂碰碰我的胳膊，使了一个眼神，小声说，“回来生孩子，别提死人的事。”

“两年没回家了，真没想到。”

“铁蛋见生人就叫，两年不见你，还认得你接你呢！”。

我又摸摸铁蛋的脖子，和六安嫂到了别，和媳妇往家走。正像六安嫂说的那样，我没再想死人的事，我媳妇是回家生孩子的，喜事可不能被冲了。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媳妇捅捅我的腰，说：“狗一直跟着咱俩呢。”

“好狗！”我回头看着铁蛋说。

推门进屋看见我妈扶着床走，我着实吓了一跳。

“妈！你的腿怎么了？”我搀着她坐下来，“你怎么不告诉我？”

“不碍事，不碍事，前两天下床扭了一下，过两天就好了，”我妈拉着媳妇的手说，“我就等着小孙子呢，快坐下吧。”

我和媳妇相互看一眼，眼神里都是后悔。我爸五年前去世了，我妈一个人住。

“真不碍事！”我妈加重语气说。

“那得找个帮手！”我媳妇说。

“一定找个帮手！”我说。

“又花钱。”我妈节约了一辈子。

“这钱是花给你孙子的！”我说，“我带着钱呢！”

“好，好，听你们的，花给小孙子我愿意。”我妈笑着说。

我妈和我媳妇聊天的时候，我走到院子里抽烟。铁蛋本来卧在那儿，看见了我，脑袋“唰”地直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刚想冲它招手，它就跑过来了，围着我转一圈，又趴在我面前。

“铁蛋，还认识我呢。”我朝它头上吐口烟，铁蛋晃了一下脑袋。“我是大春，你爹的同学。”我坐在地上说。

铁蛋突然竖起了耳朵，叫了一声。

黑头爱狗，从小养狗，他把狗当儿子养。“叫爹，叫爹。”听声音我就知道他出来遛狗了。书上说爱狗的人，心眼都不坏。这话我信。黑头会游泳，曾从河里救过几个小孩和女人的命。有一次，为了救一个胖女人，黑头自己差一点也被淹死。寻死的胖女人看他游过来，捡起河底的石头砸晕了他，女人拖着他往深水走，边走边说：“拉一个垫背的。”黑头的狗扑上去咬伤了那女人，捡回了他的命。具体是哪一条狗救的他谁也没记住。对了，听说他养的其中一条狗还帮警察破过一起碎尸案呢。“黑头养的狗太神了！看见碎尸根本不吃，就守着，其他的狗想过来吃，它就把它咬走！”警察的这些话在我们那一带流传了好几年。

两年前我回过一次老家，见面的时候他正和铁蛋玩。他

先给铁蛋介绍说大春是我的同学，然后就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我在北京多好，越混越有出息。铁蛋使劲闻我的腿。我摆摆手，嘴上说北京没什么好的，整天累死人！心里还是甜滋滋的。他说要出去打工，不能老养狗，过日子需要钱，他要让媳妇儿子过上好日子，有钱花的日子，要让儿子向我学习，不能每天老爬树，将来一定要爬上大学的校门。我对他说的“爬”字印象特别深。那一年他儿子约摸有四五岁吧，憨头憨脑的，很结实很可爱。我没见过他媳妇。黑头从小没爹没妈，有个女人有个家有个儿子就不错了。他不能跟我比。我就是这么想的。

晚饭是我做的。两样菜。鸡蛋炒西红柿和醋熘土豆丝。一碗西葫芦咸菜汤。米饭一大锅，糊了底。

“在北京也这么吃？”我妈问我。

我和媳妇同时点点头，

我妈拉下脸，说：“为啥不早点回来？吃这有啥营养？”

“也吃鱼吃肉，营养够。”我媳妇说，看了我一眼。

“大春工作忙，有时间做？我不信。”我妈说。

我们都没再说话。停了一会儿，我妈扶着墙慢慢站起来，说：“不行，我这去找帮手，可不能亏了小孙子的嘴。”

我拦住她，说：“妈，明天再说吧。”

看我媳妇也这么说，我妈坐下来，不解地看着我说：“在

北京工作，真就这么忙？”

“妈，北京竞争可大了，生完孩子我还……”

我知道媳妇想说什么，就瞪她一眼。她把后半句咽回肚里，一个劲往嘴里扒饭。

“还什么？”我妈来了兴趣。

“她想说‘生了这个还想再生一个’，妈，快吃饭吧。”我说。

“北京也让生二胎？”我妈问。

“有钱就能生。”我媳妇插话。

我妈似乎明白了什么，垂下了头，吃了第一口饭。

“妈，你想要几个孙子？”我故意跟她开玩笑。

我妈抬起头，淡淡一笑，说：“听你们的。”

睡到半夜我被一声狗叫吵醒了。睁开眼，窗外的月光照在我和媳妇身上。没再听到狗叫。刚才的声音可能是幻觉。

我掀开媳妇的衣服，手放在她光溜溜的肚皮上，能感觉到小东西在动。媳妇打着小呼噜，我轻轻推醒她，小声说：“你的呼噜吵醒小东西了。”

媳妇闭着眼撇撇嘴，说：“你真能撒谎。”

“怎么了？”

“生完一个还想再生一个。”

“让妈高兴高兴。”

“生完这个不知道单位还用不用我，唉。”

“想这么多干吗。不用你更好，我用你。”

“我没了工作你不嫌弃我？”

“不嫌弃，”我说的是心里话，“有了钱，再生一个。”

媳妇有点感动，想侧过身抱我，试了试又放弃了。

“我抱你吧。”我顺势把身子侧转了过去。

我妈一大早就把帮手领进了家里。

是一位身材瘦削、头发稀疏、一身布衣布裤的女人。她扶着我妈的胳膊走进屋，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妈让她坐，说了两遍，看我妈坐稳了，她才怯怯地把腿蹭到椅子边，半边身子悬在外面坐下来。

“这是我儿子大春。”我妈说。

女人垂着头，欠了欠身子。

“大春，阿霞很能干，会烧饭，能洗衣，她来我就放心了。”我妈开心地笑了。我朝她点点头。她眼睛的余光看见了我，也慌忙点了点头，看我媳妇挺着肚子过来了，她赶忙起身让座。“阿霞，别客气，你能来，就是帮我家大忙了，别客气。”我妈说。

“我去买菜吧。”她看着我妈说。

“好，好。”我妈伸手从兜里掏钱。

我媳妇捶我的腰，我急忙掏出钱递给我妈。

我妈当着外人没拒绝，说：“你给我的钱，我存起来留给孙子。”

阿霞提着竹篮子走后，我又掏出两千块钱。

“还干吗？我有！”我妈缩起了胳膊。

“买菜钱和给保姆的钱。”我说。

“阿霞不要钱。她说只在咱家吃饭，不在家里住。”

“那她图什么？”

“这你就别问了。”

我没再说什么，把钱放在桌上，拉起媳妇走到街上遛弯。

家乡这两年虽没怎么变样，我却忽然有了好感觉，北京的高楼大厦见多了，老街老巷老房子的气息更显自然淳朴。幽幽发光的青石板路，墙角里的青苔，一排排的木门小商铺，老街里的古井，唤回不少儿时的回忆。只是熟悉的老人又少了几个，心里有些怅然。没关系，我的孩子不也很快出生了吗？生命就是这样。

一个头顶上扣着纸帽子的工人正在墙上刷着“拆”字，我在墙上又看见一个隐隐约约的“拆”字，估计是几年前刷的。

“这次是真拆吗？”我问。

“这次真拆！”工人说。

最好别拆。我在心里想，禁不住说道：“在这儿生活也不错啊。”

“让咱俩的孩子也在这儿生活？”媳妇惊讶地说。

“只是说说。”也只能说说。

六安嫂看见我，招手让我一个人进去，神秘兮兮地说：“大春，你妈让阿霞照顾你媳妇了？”

“是啊。”

“你知道阿霞是谁吗？”

“不知道。”

“她是黑头的媳妇。”

我心里一惊，愣了几秒钟后故意笑着说：“没事，黑头是我同学。”

六安嫂也愣了，说：“你不在意只当我没说。”

“谢谢六安嫂，没事，真的。”我说。

彼此有些小尴尬地道了别。

说没事自然是假的，好在媳妇没听见六安嫂的话。

我说走累了，回去吧，媳妇说好吧。进了家，我拉我妈进了里屋，把刚才六安嫂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我妈靠近我的耳朵，压低声音说：“阿霞怪可怜的。”

我瞪大眼睛看着她，说：“万一喜事被……”

“亏你还在北京工作呢！”

“妈……”

“阿霞怪可怜的！”

“不就是丈夫死了吗？”

我妈垂下头，停了半晌，叹口气，又抬起头默默地望着我说：“六安嫂没给你讲阿霞的事？”